

乡愁大理

阿姐的微笑

杨登云

前两天,外甥女打来电话,说她妈妈要做七十大寿,要我无论如何回去一趟,我想,这肯定也是阿姐的愿望。我老家在漾濞深山里,家里弟兄很多,我是女儿,只有一个姐姐。阿姐长我八岁,在懵懂的记忆里,我常常被瘦弱的阿姐背着,犹如蚕豆背着豌豆,要么上山放羊,要么在黑黢黢的灶台旁忙碌。我是被她哄着睡觉,牵着长大的。阿姐话很少,遇到自己认可的事,她总会浅浅一笑,即便遇到特别高兴的事,她也只会浅浅一笑。阿姐没有读过一天书,可她的微笑陪伴着我背着书包走过小学、初中、高中……一直走出了大山。七岁那年,我上学了。那天,我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阿姐背着上面架有一捆柴的伙食篮子跟在我后面,她送我到村完小寄宿的。到学校,她首先找来三块结实的石头在教室后面搭了个灶,准备帮我烧火做饭。印象中,那天是阿姐说话最多的一天,也是在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学会了煮饭。姐弟俩吃饭的时候,阿姐没有忘记把锅里仅有的几点油渣拣到我碗里,脸上始终洋溢着浅浅的笑。临走,反复念着一句:“毛头老么,会做(饭)吃了,就有力气念书了!”

在那个遥远而艰苦的年代,食能果腹我才有继续上学的可能。阿姐坚持每周送我一趟,帮我背伙食篮子到学校。后来,学校离家越来越远,阿姐始终如影随形,在白山山崎嶇的山路上陪伴我读完了高中。高中毕业那年,我考取了大理师范学校,那时,中专毕业是分配工作的,这对世代躬耕于深山的农家来说,着实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全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阿妈拿着录取通知书不舍得放,动情地说:“老么从此不用吃苞谷饭了!”阿爹在高兴之余隐隐显露忧虑之色:“要赶紧挣点学费呢!”唯独阿姐一声不吭,脸上依旧是浅浅的笑。就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早晨,鸡叫头遍,天还不亮,阿姐轻轻推开了我:“起来去挖防风(一种药材),凑学费!”此时我是一百个不愿意起床的,可想想是凑自己的学费呀,搜肠刮肚也找不出赖床的理由,便睡眼惺忪地跟阿姐出了门。谁知道挖防风要比读书难百倍,姐弟俩跑遍了村后的大小山梁深箐,半天下来也就只有一小篓的收获。此后,阿姐每天照例鸡叫头遍叫醒我,准备一小袋炒香苞谷秆就出门上山。近一个月的时间,所挖的防风装满了家里的大小簸箕,晾晒得满院坝都是。直到开学前,姐弟俩大包小包地将晒干的防风搬到大队购销店卖了。阿姐把卖药材所得的二十多元钱塞到我手里,什么也没有说,只有一脸浅浅的笑。从师范院校毕业那年,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一纸调令将我带离故土,前往比老家更为偏远的公社中心完小任教。背井离乡的那一刻,我踏上了漂泊之路,后来,阿姐在本村出嫁,而我,在忙碌的工作中奔波,回家的次数少得可怜,一年又一年,归期总是被推迟。四十余载,岁月如白驹过隙,悄然流逝。我与阿姐见面的次数愈发稀少,儿时的欢笑,田野间的追逐,那些五彩斑斓的回忆,在时光的长河里渐渐模糊,如同褪色的老照片。但阿姐那浅浅的笑,却像夜空中最温柔的月光,不经意间,便会轻柔地洒落在我的心间,照亮那段远去的时光。那天,我终于和久未谋面的阿姐重逢。她站在自家新修的院子门口,浑身上下焕然一新,玉

手镯在日光下温润剔透,金耳坠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透着几分喜悦。我赶忙迎上去,拿出女儿特意为她挑选的浅灰色毛呢上衣,递到她手上。她眼中闪过一丝惊喜,毫不犹豫地脱去身上的大红外衣,动作麻利地换上新衣。嘴角噙着一抹笑,说道:“刚刚好,这红色我穿了好些日子,都有点腻啦。”我见阿姐忙得脚不沾地,便上前询问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她轻轻把我按坐在凳子上,脸上挂着那熟悉的浅笑,嗔怪道:“毛头老么,你能做啥呀?从小就没干过农活,也就会写几个字!你就别在这儿添乱啦!”我顺着她的话,半开玩笑又带着几分认真地说:“阿姐,要不我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当作给你的寿礼?”听到这话,她先是愣了一瞬,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不过很快,那熟悉的浅浅笑意又回到了她脸上。只是这一次,她的笑容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咔嚓”一声,打开了我记忆深处的大门。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记忆的边角也被这笑容勾勒得愈发清晰。曾经的嬉笑打闹、田间的午后时光,都变得鲜活起来。

故乡的牵牛花

(外一首)

杨艳梅

篱笆那么瘦 山水那么长 乡愁吹响喇叭 牵牛花在思乡时绽放

如有人路过村庄 遗落的一首诗 如发黄的信封里 尘封的一纸家书 如陌路的旅途尽头 那么熟悉的民谣 如磨了边的裙角 不经心的妩媚

陌上牵牛花 要穿过几重留白 才能生动谁的眉眼 废墟上长成故乡

秋夜

云烟落入暮色 黄昏瘦了日光 夕阳在鸟翅上归巢 秋天在季节边缘生长 它们都如此透明 憔悴了我的猜想

清冷的月亮 撒下万千花瓣 缤纷了一城的烟火 荒草里一片繁华 蛐蛐儿在歌唱 阑珊处满地寒凉 谁的笛声穿过半重霜 带来了三月雨四月的海棠 让时光有了温度 寂寞变了模样

春风里的温柔

余述祥

暖阳驱走了冬的寒冷 风里充满了春的气息 吹开了桃花吹开了梨花 悄然充满温暖的暖意 温暖了我冷却已久的心房 让我的世界一片春光明媚 与你邂逅 梦里就有了你的倩影 在所有的诗中都找不到你的影子 想与你共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看桃花嫣然绿柳如烟 聆听燕子呢喃黄莺歌唱

春天的故事

李文

属于嫩芽花蕾 属于诗歌和远方 叶绿 花开 仅是一种表述 与蜂蝶争俏的 不止有人面桃花

有的人留在了村庄 有的远走他乡 袅袅炊烟 牵挂着春的诺言 一湖烟雨 几声鸟鸣 赶赴的是一场约会

春天的故事 始终与你同在 无须证明

冬日观云记

霍永安

大理的冬日,风从苍山之巅悠悠拂来,带着雪的清冷与松的馥郁,掠过洱海的波光,撩动了时光的弦,也将漫天的云朵,吹入了一场盛大而静谧的幻梦之中。

晨曦初露,苍山十九峰像是沉睡初醒的巨人,连绵的山脊在淡薄的雾霭中勾勒出雄浑的线条,山巅的积雪在晨光下闪烁着圣洁的光芒,似是仙人遗落的银练。而云雾,就从山谷之间、林泉之畔悠然升起,丝丝缕缕,宛如轻纱,初时是淡淡的白,仿若山间晨炊的薄烟,轻柔地缠绕着峰峦,给冷峻的苍山添了几分温婉的诗意。

洱海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平铺在大地上,倒映着天空与苍山的影子。此时的云,在湖面投下斑驳的云影,随着湖水的微波而摇曳生姿。水色天光之间,仿佛是有生命的精灵,在这片湛蓝与碧绿交织的画布上,肆意地舞动、变幻。有的云团像是一群洁白的绵羊,在天空的草原上悠然漫步,时而聚拢,时而分散,它们的“绒毛”被阳光染上淡淡的金晖,如梦如幻;有的则似连绵的雪山,与苍山遥相呼应,峰岭起伏,沟壑纵横,让人恍惚间不知哪儿是真正山,哪儿是光影幻成的虚景。

行至洱海边的村落,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山水之间。庭院中的树木,枝叶稀疏,却恰好成了云的画框。一朵孤云飘然而至,停驻在树杈之间,宛如一朵盛开在冬日枝头的棉花糖,纯净而甜蜜。老人们坐在门口晒太阳,眼神追随着云的踪迹,那被岁月雕刻的脸上,满是宁静与安详,似乎在这悠悠白云之下,一生的故事都化作嘴角那一抹淡淡的笑意。孩童们在街巷间奔跑嬉戏,笑声惊起了檐下的飞鸟,也让云的影子在地上欢快地跳动。他们的眼眸清澈如洱海水,映照天空的湛蓝与云的洁白,在这方天地间,童真与悠然融为一体,绘就了一幅至纯至美的人间烟火图。

午后,阳光变得更加醇厚,像是被岁月珍藏的美酒,倾洒在大地上。云朵也变得愈加蓬松而慵懒,像是吃饱喝足的旅人,随意地躺在天空的怀抱中。它们有的大如棉山,层层叠叠,投下大片的阴影,在草地上、田野里绘出一片清凉;有的薄如蝉翼,丝丝缕缕地飘荡着,像是飞天仙女遗落的彩带,给幽蓝的天空添了几分灵动的妩媚。

此时登上苍山,置身于云海之中,仿佛踏入了仙境。云雾在身边翻腾涌动,如潮似浪,每一步前行都像是在云的波涛之上。远处的洱海,在云海的缝隙中若隐若现,像是一块被珍藏于宝盒中的翡翠,散发着神秘而迷人的光泽。山风呼啸而过,云被扯成丝丝缕缕,从脸颊边轻轻滑过,带着丝丝凉意,却又让人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亲昵,仿佛这是苍山的精灵,在与每一位到访者诉说着这片山水古老而神秘的传说。

黄昏时分,夕阳给云朵披上了绚丽的衣裳,橙红、金黄、淡紫交织在一起,宛如一场盛大的天空之舞。云的形状变得更加奇幻,有的像燃烧的凤凰,拖着长长的尾羽,在天际翱翔;有的似古老的城堡,矗立在霞光之中,散发着神秘的气息。洱海的水面也被染成了一片醉人的金红,波光粼粼中,云影与霞光共舞,苍山的轮廓在这绚丽的光影中愈发显得庄严肃穆,仿佛这是这场天地盛宴的沉默守护者。

夜幕降临,星辰渐次亮起,云也渐渐隐去了身形,只留下一片澄澈如墨的夜空。但那白日里云的风姿、云的温柔、云的灵动,却已深深印刻在心底,化作大理冬日最温柔的梦呓。在这片山水之间,云是天空的诗行,是岁月的情书,是灵魂深处一抹最纯净的白,让人在尘世的喧嚣中,寻得一方宁静的归宿,沉醉于这云间的清梦,不愿醒来。



只有不断地付出,没有任何索取,这就是李桂科。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不是个模糊的概念,他是由有血有肉有个性的党员组成。他们也会笑,他们也会哭,他们也生来平凡,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冷酷无情,钢筋铁骨。李桂科的言行,就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孟伏膺 83 岁的村民杨文华说:“李桂科的父亲李奎甲和我是‘老表’(在大理,老表就是表兄弟的意思)。桂科才出生几天母亲就去世了,便把他送到李家做抚子。他从小吃尽了苦头,高中毕业后在村子里当生产队干部、当民办教师,后来又去防疫站当医生,但他从来没有中断跟村子里的联系。农忙时节,他经常回来帮我们栽秧。以前他每到周末都要回来一次,星期六、星期天我们这些老人都盼他回来跟我们闲聊。2016 年我们村的老年协会成立,都是桂科回来主持操办的。”杨文华是孟伏膺的文化人,他自己家的春联都是自撰自书,结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既有高度,也有情怀,看得出他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三五位村里的老人聚在他家院子里正晒太阳。“老好人回来喽!”看见李桂科进来,杨文华老人呵呵笑道。李桂科向他介绍了我,他又转过头对我说:“我

正确的,一个出生几天就失去母亲的孩子要活下去,送给母亲的姐妹是最好的选择。但我知道他们肯定知道这个道理。他们的哭泣,是对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十年愧疚心理的释放。李桂科说过,他读小学时,他的生父回到孟伏膺,要把他领回去。他对突然冒出生父措手不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杨家人聚拢反复劝他回到生父身边,养父母也尊重他的选择,但他不愿回到杨家。那时候,在他幼小的心里,有对杨家的怨恨吗?还是对养父母有着深深的依恋?数十年后,杨家母子的哭泣,是不是对他们无法要回李桂科而感到自责,为没能尽杨家抚养的义务而懊恼。复杂的人生,复杂的心理,不能再触碰这个话题。交谈无法深入下去,大家都陷入沉默与忧伤之中。

时下网络上有一句很火的话: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李桂科是不幸的,生下来没几天就失去母亲。李桂科又是幸运的,他有视如己出的养父母,还有杨、李两个家族对他的关爱,对他寄予的厚望。但不管怎么说,失去母亲的伤痛,生父的去而复回,对他的童年生活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确实,李桂科就是用一生治愈童年的人,善良、温暖、友爱,这些亲生父母无法给予他的,他将之给予了那些麻风病患者和他们的子女。而这些美好的品质,最初,却是他的养父母给予他,教会他的。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李桂科始终守候着忠诚与善良,治愈麻风病人,也治愈自己的人生。在孟伏膺,我们去看了李桂科出生的院落,他养父母的老家,并在那里留影。那些承受时光磨砺的老屋,有些黯然地伫立在村庄里,如同我彼时的心情。

看着三个人在那里抹眼泪,我有些后悔走入这个院落,勾起他们的伤心往事。我的笔在笔记本上停滞不前。我想说,其实那个时候的选择是

连载 18

最忆洱海酸辣鱼

杨新闻

父母都是大理海东人,他们十六七岁时就到漾濞工作,随后慢慢相识相爱、结为夫妻,生了姐姐、我和妹妹。

小时候,我们每年都要回海东老家很多次。以前交通不便,出入海东都要坐船,有时是拉运砂石的木帆船,后面是铁壳轮船,现在则直接开车到家。

对洱海的记忆,源于坐船回老家和吃酸辣鱼。我生性怕水,小时候坐船,常常被船夫拉帆时的场景吓得直往父母怀里钻,但也被船夫用洱海水煮活鱼的味道深深吸引。那时,船夫将捕捞到的洱海鲫鱼简单剖取取出内脏,清洗干净后直接放入锅中用洱海水煮,简单放入一点辣椒面、花椒、生姜和盐巴,有时会放入一些木瓜片或乌梅,半小时后即可食用。鱼肉的鲜味和酸辣味直抵味蕾,酸辣中略带香甜,那个味道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母亲煮的酸辣鱼堪称一绝。在漾濞脉地时,她时常煮给我们吃,有时煮的是鲫鱼、鲤鱼、草鱼,有时煮的是细鳞鱼也就是裂腹鱼,还会煮到蛇鱼、粗壳鱼等其他鱼。因为都是漾濞江里的生态鱼,加上母亲的好手艺,那种味道时常让我口水生津。凡是吃过母亲煮的鱼的人,都对她的厨艺赞不绝口。老家乡家有客事或农忙时,也时常请母亲帮忙

煮鱼。我和姐姐、妹妹从小耳濡目染,也擅煮酸辣鱼。

尽管师出同门,但各自做鱼的技巧和诀窍又略不相同,常常都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每每上桌时,均要点评一番,大家都公认煮得好的那一天,又会相互点赞,那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不言而喻。节假日全家人团聚时,又都会抢着下厨,稍一犹豫,就没有机会展示厨艺了。我时常邀约亲朋好友到家相聚,给他们煮一锅美味的酸辣鱼,最多时一次煮过一百多条鲫鱼,都被大家一扫而光,那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和褒奖。

我煮鱼喜欢冷水下锅,多数选择鲫鱼,待水开后,将沫子捞净,放入辣椒面、糟辣子、生姜、大蒜、花椒、木瓜或乌梅、酸醋、酱油、食盐、白糖、食用油,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并聆听鱼在锅里“咕嘟咕嘟”的动听音符。待煮上半小时至一小时后,放入葱头或蒜头后便可出锅装盘,撒上茱萸,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酸辣鱼就做成了。

如今,我时常到洱海生态廊道徒步锻炼,随手抓拍洱海日出、苍洱风光,看着清澈蔚蓝的洱海,回想木帆船上活水煮活鱼的快乐时光,真是遥远而又亲切。这许多年后,吃过那么多的鱼,做过那么多的鱼,我还是觉得,用洱海水煮出来的酸辣鱼,酸辣辣辣像极了生活本味,是最有乡愁味道的。



春日万树梨花开

赵正琳摄